

容庚青銅器學

陳英傑

主編

學苑出版社



本書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兩周金文作器用途銘辭綜合整理與研究”（12CYY034），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東周金文作器用途銘辭與東周社會研究”（12YJA740008）的階段性成果。

本書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財政部高等學校創新能力提升計劃（2011 計劃）中央專項資金支持

容庚青銅器學

陳英傑 主編

學苑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容庚青銅器學 / 陳英傑主編. —北京: 學苑出版社, 2015. 6

ISBN 978-7-5077-4777-5

I. ①容… II. ①陳… III. ①青銅器 (考古) —研究
—中國 IV. ①K876.41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資料核字 (2015) 第 103652 號

責任編輯: 鄭澤英 何純譜

封面設計: 陳四雄

出版發行: 學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豐臺區南方莊 2 號院 1 號樓

郵遞區號: 100079

網 址: www.book001.com

電子郵箱: xueyuanpress@163.com

銷售電話: 010-67601101 (銷售部)、67603091 (總編室)

經 銷: 全國新華書店

印 刷 廠: 北京長陽匯文印刷廠

開本尺寸: 787mm × 1092mm 1 / 16

印 張: 50.75

字 數: 998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 價: 360.00 元

李學勤先生序



(第 / 頁) · (共 頁)

序

首都師範大學陳英傑先生的《秦漢青銅器學》，是一部非常有價值的學術史研究專著，現將出版，相信一定會博得學術界的肯定，並為關注中國古代青銅器的廣大讀者所歡迎。

有一門學術，就會有相應的一門學術史，比如數學，即有數學史，有文學，即有文學史，而學術史一定包含若干對該門學術起有重大作用的學術人物。考察這樣的學術人物，會使人們更多地了解該門學術的進步歷程，從而窺見其在未來的發展方向。

中國的青銅器學，包括其銘文即金文的研究，有着相當久遠的歷史，溯其源始甚至可以上及漢代，到了兩宋，業已成為羽毛豐滿的學科了。至於現代意義的青銅器學，由清末民初的“羅王之學”開端，到如今已經是關係到考古學、歷史學、古文字學、科技史、美術史等諸多學科交叉融會的一個研究領域。衆所公認，容

庚先生在這門學術的締造進展中，作出了特別重要的貢獻。因此，考察容庚先生一生研索青銅器的種種成就，是很有意義的學術史課題，將使我們對這個學術領域有更深入的理解認識。陳英傑先生出身於容庚先生長期執教的中山大學，他來撰作這部《容庚青銅器學》，正是恰當的人選。

《容庚青銅器學》內容豐富扎實，我雖自少繹習容庚先生著述，再三披閱這部文稿，仍覺獲益匪鮮。我的粗淺體會是，貫穿於容先生關於青銅器及全文著作中，有這樣四點尤其值得我輩後學體會學習：

首先，是謹嚴的學風。2004年6月，我在香港嶺南大學“嶺南著名學者紀念研討會”上，曾提出題為《容庚先生對青銅器研究之重大貢獻》的小文。我特別說到，王國維為容先生《全文編》作序，首標孔子“多聞闢疑”之旨，容先生自序也譏：“吾聞之《韓非子》曰：‘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著錄彝器，審釋文字，余惟愚且誣是

懼。”楊樹達先生為容先生《頌齋述林》作序，也說其“立言矜慎不苟，於其所未達，丘蓋不言之。凡饒德之談，怪奇之說，於君所著書中窮搜力索，決無由得其踪影。”這正是容先生治學人不易及之處。

其次，是廣博的知見。容庚先生的青銅器研究，首重繼承前賢的既有成果。他對宋代以來所有著錄論作，一一進行了精當的分析評價，《宋代吉金書籍述評》和《清代吉金書籍述評》兩篇名文，起了全面總結的作用。至於當世公私藏家的青銅器，容先生更儘可能親自寓目研究。例如清宮舊藏，經他整理評鑒，有《寶璽樓彝器圖錄》、《武英殿彝器圖錄》及《西清彝器拾遺》等書，私家藏品，如號稱最豐的廬江劉黻智所收，經他研究寫釋，有《善齋彝器圖錄》。業已流散境外的器物，他也盡力搜輯材料，擇要輯為《海外吉金圖錄》，並收入《商周彝器通考》。凡此足見容庚先生在青銅器研究方面經驗之豐、積累之厚，實非一般可比。

第三，是綜合的考察。青銅器是古代文明的物質遺存，理應就其形制、質地、紋飾、銘文、功能、組合以及製作工藝、美術特點等等，作多角度的觀察研討。但自宋代以來，青銅器研究作為傳統金石學的一部份，受時代學術潮流的影響，研究多偏重於銘文一項，實際祇是金文學而不是青銅器學。其結果是有些重器僅存文字拓本，連器形如何都不見著錄，更不必說沒有銘文的器物了。容庚先生力矯此弊，其代表作《商周彝器通考》對青銅器作全面的綜合論述，推進了現代青銅器學的發展。

第四，是嚴格的鑒定。容庚先生精於青銅器的辨偽，在器物鑒定工作中做出了突出的成績。他在評述前人著錄的時候，必詳細指出其間疑偽之器，堪稱目光如炬。他一生對所見公私收藏青銅器所作鑒定，數量不能詳計。《商周彝器通考》專設《辨偽》一章，凝聚了他的經驗心得，是讀者不可忽略的。近年青銅器造偽之風熾盛，頗有些偽器魚目混珠，摻雜流傳，我們應該重溫容庚先生的論述，提高對偽品

的警惕。

關於以上幾點，陳英傑先生書中都反覆涉及，我在這裏便不多說了。最後我還想贅言一句，《容庚青銅器學》這部書中，相當篇幅是以表格形式出現的。編製這些表格實非易事，讀者不祇可以具體利用，還能從中得到不少啟示或推論，建議不要錯過。

李學勤

2015年3月22日

張振林先生序



先師容庚（希白）先生畢生以研究中國青銅器及其銘文文字為職志，以書畫品評為業餘愛好，在世九十年，遺世著述上千萬字。其中《金文編》和《商周彝器通考》二書，被世人目為其代表作，也是容先生傾注心血最多、最為牽掛的著作。

容先生 1925 年以《金文編》（貽安堂版）出版而成名，1939 年出版重訂本（香港商務版），1959 年出版新修訂本（科學出版社版），1983 年去世前還在病榻上一再叮囑我，儘快將修訂好的第四版稿謄清後交中華書局（第四版於 1985 年出版發行）。容先生終其一生，殫心竭力使《金文編》與時俱進，以滿足世人對此專業工具書的急需。其為銅器文字之費心，眾所易見，毋庸煩言。

《商周彝器通考》是我國第一部全面系統考論中國青銅器的著作，在還沒有電腦互聯網的年代，全憑個人手工作坊式的搜集資料、編排分析、研究寫作，不僅成書歷盡艱辛，想要修補增訂也不知費了容先生多少心血，最後只完成了修補意向的登錄和小部分章節的重寫，便抱憾離世了。緬懷容先生在建立中國青銅器學上的貢獻，除了要知道其奠基之不易，還要瞭解他在後來四十年，為構建與時俱進的更完善的中國青銅器學的牽掛和付出。

1927 年 2 月故宮古物陳列所設立古物鑒定委員會，容先生被聘為鑒定委員，開始能摩挲大量的青銅器，並每星期一次同其他六位委員一起討論銅器的真偽和時代鑒別問題。^①於是，容先生的科研興趣愛好，從單一的銅器銘文文字，擴展為立體的青銅器的各個方面，包括器形、器名與分類、花紋、銘文、斷代、著錄、鑄造技術、出土發現、收藏與流傳、真偽鑒別等等；於是有《寶蘊樓彝器圖錄》、《武英殿彝器圖錄》、

^① 《頌齋自訂年譜》稱 1926 年 12 月 6 日內務部函聘為古物陳列所古物鑒定委員會委員。此據《武英殿彝器圖錄序》和《頌齋吉金圖錄序》。

《頌齋吉金圖錄》的編纂；於是有對宋、清各種金石著作和有關銅器的真偽存佚的清理。1929年8月末，郭沫若從日本寄信到燕京大學，與容先生開始了文字交，每年書信來往8-10回，彼此互贈資料、著作，敞開心扉討論對青銅器各方面的見解，這對容先生全面系統地分析研究青銅器的器形和花紋的命名、發展變化，以及聯繫銘文的時代地域特徵，進行斷代和辨偽的綜合研究，也起了重要的促成和幫助作用。^①於是，到1933年5月，容先生便有了編寫《商周彝器通考》的宏圖大計。再經歷五年對分散於各地的銅器、著錄和拓片、照片的搜集研究，容先生於1938年6月起編纂《商周彝器通考》，至1940年3月完成初稿，修正後於11月送交出版，1941年3月印成面世。^②

從上述情況可知《商周彝器通考》成書之不易，它經歷了六年的前期實踐和資料準備；1933年擬編《商周彝器通考》計劃後，再經歷了五年後期的資料搜集和分析研究準備；最後又花了三年時間，進行精心的編寫，才完成這一部第一次全面系統考論中國青銅器的巨著，使延續了千年的為古董把玩鑒賞和補證經史服務的金石學，蛻變成有完整體系的中國青銅器學科，為中國年幼的考古學奠定了青銅器類型學的初步基礎。誠如于省吾先生所言，“自來各家彝器之書，或祇著圖銘，或僅釋文字，或間加考證，或闡發一端，均無以觀其會通。而此書之作，分章輯述，究極原委，甄錄載籍，參以己見，擇邃蹟，理紛拏，辨群言之得失，成斯學之鈐鍵，洵為空前之創作，稽古之寶典矣。”^③

然而，由於日寇侵華戰爭的遷延，“《通考》在燕大出版時，因紙張不夠只印四百部，一部分流傳國外。《金文編》重訂本一九三九年一月在香港印成，不久香港淪陷，此書幾全部毀滅。”^④二書在國內傳佈甚少。

《通考》寫成之後，容先生能搜集的銅器資料已基本採用，科研興趣暫時轉向自小喜好的書畫的品評購藏。因環境的變化，其教職由燕京大學轉為北京大學、廣西大學、嶺南大學，至1952年11月轉入中山大學，“十餘年來，為職務所束縛，已脫離了青銅器研究的工作。”^⑤不是容先生不想繼續研究青銅器及其銘文和甲骨文字，而是因他在

① 參見《郭沫若致容庚書簡》，文物出版社2009年12月。

② 參見《頌齋自訂年譜》，《容庚雜著集》中西書局2014年10月。

③ 于省吾《商周彝器通考·序》，《商周彝器通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8月。

④ 容庚《致中國科學院書》，《容庚法書集》235頁，中華書局2007年8月。

⑤ 容庚《中國青銅器概論序》，《頌齋珍叢》134頁，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

日偽統治的偽北大任教時，除講授甲骨文、金石學、文字學概要、說文四門課程的繁重教務外，還要為養活家人而顧不得教授臉面，登報賣字刻印，其《頌齋鬻書約》云：“戰事頻年，朔飢欲死，支筆錠墨，中人之產，不有所取，其何以堪。五十之年，倏然已至。爰定潤例，以當畫餅，苟能療飢，固所欣然；若其不能，亦節勞勤。并世同志，幸勿譏焉。”^①1950年容先生為曾毅公《甲骨綴合編》寫的序言中也說：“余南歸四年，以事務勞其體，以衣食撙其心，鮮讀書之暇，無從遊之人；新得甲骨百餘片，扁鐻篋中，經年不一視，求一拓墨之人而無之；欲如在北京優遊研究之樂，此日不再得。”^②五六十年代容先生每與同事或學生談及科研成績，都會說他的成績是在北京燕大時候取得的，並沉浸於深深的回憶中：燕大的充足經費和甲骨收藏、故宮把玩過的上千件銅器、琉璃廠豐富的古物收藏和交易、北平市和各大學圖書館的藏書、考古學社同仁的頻繁過從研討、自己廢寢忘餐地做照片、拓本、資料整理及寫作等等，都會令他神思馳往。而1946年初南下回粵後，第二年夏才接家眷和數百箱家什回廣州。結果，“彝器之撞破者十之三，書畫之黻斑者十之二，開箱檢視，神思惘然。回粵三年，僅得一陳侯午鐸。……書畫則未得一中上之品。”只因種種條件限制，使他難於繼續研究青銅器，而“書畫亦十年精力所聚，未忍聽其湮沒；聊筆記之，謂此為《臥游錄》也可，謂此為《銷夏記》亦可。”儘管容先生自少喜好書畫品鑒收藏，但對比古文字、青銅器的研究在先生心目中的分量，數百萬字的關於書畫的著述，只不過是戰亂期間“排憂解慍”和環境不安定時“中心好之，期以此自遣”之作。^③

1952年末廣州大專院系調整完畢，容先生跟隨嶺南大學文、理科併入中山大學。第二年學習蘇聯而進行課程改革，容先生與詹安泰、吳重翰教授合作編寫了一部《中國文學史》，以應教學之急需。此書曾一度被部分高校當作教科書採用。朝鮮戰爭結束後，新中國迎來了一個空前安定的建設時期。1954年上半年，歷史系的譚彼岸、張維持等七八位教授、講師，還有中文系教師和圖書館人員，相約請容先生講授古銅器方面的問題，每星期五晚講授二小時，常去容家客廳聽講者七八人，最多時達上十人。容先生異常興奮地備課，每周按時準備好茶水糖果接待同事學生。同時兩次致信中國科學院和郭沫若院長，曰：“庚是研究古銅器的人，曾著《金文編》和《商周彝器通考》兩書，不無‘敝

① 見《頌齋鬻書約》，《容庚雜著集》89頁，中西書局2014年10月。

② 容庚《甲骨綴合編·序》，《頌齋述林》525頁，香港翰墨軒出版有限公司1994年8月。

③ 語見《頌齋書畫小記序》，《頌齋述林》535-536頁，香港翰墨軒出版有限公司1994年8月。

尋自珍’，故擬向你院作芹曝的貢獻，兩次致書郭院長，提出三點：（一）這兩書有無改編出版的需要？（二）怎樣改編？（三）你院能否出版？”郭沫若將信轉囑考古研究所研究作答。答函云：“上述兩書雖已絕版，但各處流佈已廣，差足應用，似不必亟亟於重修出版。”^①這託辭無異是給容先生當頭一瓢冷水。雖然如此，也不會阻礙容先生繼續改編修訂兩書的努力。

1954年下半年，中山大學校、系二級均同意，容先生可以一半工作時間改編《金文編》。容先生考慮，既然暫時不能改編《彝器通考》，就不如編寫個簡縮本，以應高校教學和文博事業發展之急需。張維持先生在容先生的指導下，以他的聽講筆記為基礎，參照《商周彝器通考》，補充增加了一些國外資料和國內新的研究成果。是年11月，容先生在《中國青銅器概論序》中說：“我不識外國文，對於外國學者研究青銅器的論文，很少引用，這也是《彝器通考》缺點之一。張維持同志通英、日文，與我合編《中國青銅器概論》，多採用外國學者之說，正可補我的不足。青銅器乃我國殷周文化藝術高度的結晶品，其形制、花紋、文字，皆值得我們深入去探討。但我國青銅器的圖譜雖多，而通論很少，這書的出版，或能引起國人對於研究青銅器的興趣。《金文編》重訂成，繼續改編《彝器通考》，這是我所願望的。”^②六十年後的今天，我們都能從這幾句話中，感受到容先生做學問的誠實和對祖國青銅器文化藝術的赤誠熱愛，以及對研究工作的無盡牽掛。這本《通考》的簡縮本《概論》，經幾年聽取各方意見、補充修正，1958年出版時正式命名為《殷周青銅器通論》。

1959年夏天，容先生帶領助手和四位副博士研究生北上考古實習，在十三地停留，看到各地博物館所藏大量傳世和出土的文物，抄錄了很多青銅器卡片，但照片和拓本則難得到。1962年夏，容先生再次率領三名助手組成考察小組，持文化部證明和康生簽署的介紹信，歷時三個多月，到過十九個城市，收集和記錄了三千多件古銅器的資料和部分照片、拓本，其中不少是科學發掘所得，有較明確的年代、地域，對修訂《通考》，具十分珍貴的學術價值。返校後，考察小組擬訂了《商周彝器通考》修改計劃和章節提綱，擬對原書的內容和結構作較大的調整和增補，編寫成四五十萬文字、圖版二千多幅的著

① 見《致中國科學院書》，《容庚法書集》234-235頁，中華書局2007年8月。

② 《中國青銅器概論序》，《頌齋珍叢》134-135頁，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

作。爲了聽取學術界意見，選了部分初稿在刊物上先行發表。^①容先生平日翻閱文物考古類的各種書刊，學有所得，即以批註形式寫入《殷周青銅器通論》書中，就像看到新的銘文拓本就將新字記入手頭的《金文編》一樣，不停地求新求完善。

1965年冬敲響了歷史文化戰綫階級鬥爭的警鐘。次年“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容先生即被扣上“反動學術權威”帽子，打入“牛欄”，常挨批鬥，家藏圖書資料全部被封存。“四人幫”倒臺後的“1978科學春天”到來時，容先生得到政治上的平反，返還了圖書資料，已經是八十四歲高齡了。校長和系主任多次拜訪，鼓勵容先生帶領弟子完成自己想做的工作，表示校、系兩級可給予儘可能的支持幫助。十多年飽受凌辱的老人已感到天年無多，每天加緊閱讀1973年後恢復出版的文物考古類書刊，不停地在手頭的第三版《金文編》和初版《殷周青銅器通論》上增添新知，沒有再提修訂《商周彝器通考》的事。顯然，容先生重複著五十年代的想法：既然《通考》工程量大，短期難於成就，不如先修訂好《金文編》和《通論》，在有生之年，力所能及地填補十年浩劫造成的學術空缺。容先生晚年最後努力的成果，一部分體現在第四版《金文編》上，《通論》在1984年重印時沒能反映先生修補校訂的意見是一種遺憾，而先生牽掛了大半生的《商周彝器通考》修訂流產，則是中國學術史上的難以彌補的一項損失。

當然，每一個學者都只能在一個特定的時空中工作生活，天賦、學殖、境遇、性格都不同，各有所長，不會十全十美。1939年聖誕日容先生就曾自我解剖曰：“聯繫社會，能見其大，吾不如郭沫若；非非玄想，左右逢源，吾不如唐立庵；訓詁語法，綿針密縷，吾不如于省吾；下筆千言，文不加點，吾不如吳其昌；甲金篆隸，無體不工，吾不如商錫永……”^②容先生長於資料考據，而理論、外文、考古發掘實踐是其短板。我們不能以時空的局限苛求於學者。學各有專攻，善學的後來者常可居上。如張光直等的《商周青銅器與銘文的綜合研究》，郭寶鈞的《商周銅器群綜合研究》，林已奈夫的《殷周青銅器綜覽》，朱鳳瀚的《古代中國青銅器》，吳鎮烽的《商周青銅器銘文及圖像集成》……

① 如《中國青銅器的起源和發展》，見《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62年第3期；《評中國青銅器外文著述》，見《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65年第3期。詳細經歷，參曾憲通先生《二十世紀青銅器學的奠基之作——容庚〈商周彝器通考〉重排本前言》，見容庚著《商周彝器通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8月。

② 1981年一次到容家，容先生跟我談起自己的不足，取出一本藍黑色硬皮日記本，翻出當年聖誕節日記給我看。此據記憶，或有小誤。導師給學生出示日記，用意明顯：學海無涯，各有專攻，善學者取長補短。

等等，為中國青銅器研究在材料內容、方法手段上，在研究的角度、深度、廣度上，做了不同的工作，各有特色和貢獻。

陳英傑君在紀念容庚先生逝世 30 周年和誕辰 120 周年期間，圍繞著容先生關於中國青銅器的各種著作，以《商周彝器通考》和《殷周青銅器通論》（包含有容先生手批校訂內容的中華書局 2012 年《容庚學術著作全集》本）二書為中心，輔以教課用的《金石學》講義，在材料運用上和整體的理論體系構建上，進行了細緻的比較考證，探尋容先生學術思想細微的乃至整體的變化，這樣還原一個具體人的思想脈絡，看似繁瑣，但對讀者瞭解容先生在構建中國青銅器學方面所具有的豐厚學識和追求完善的努力，卻很有幫助。陳君以嫻熟的考據功力，把容先生在青銅器學上的認識發展，放在學術史的特定位置上，於考據中聯繫出土物和他人的研究成果，邊述邊評，則使讀者能看到容先生對傳統的繼承和發展，同時從評議中知道其某些不足，難能可貴。

用證據說話，不噴香水也不諱，實事求是，是評述歷史人物和寫學術史的正確態度。考據是能使史實還原、論述坐實的有效方法。聯繫周圍環境、比較他人成果，夾敘夾議，是後來人旁觀者評價前人和議論前事時為防失公允的可行途徑。讀者諸君，不知以為然否？

2014 年 12 月於中山大學

前言



一、本書內容由三部分構成，共十七章。

上編分十一章，第一章主要揭示《商周彝器通考》在青銅器著錄史上的學術價值，並對其中一些值得商榷的問題加以討論。第二、三章主要是對《金石學》、《殷周青銅器通論》兩部青銅器著作在容老青銅器學理論體系中的地位進行論定。第四到九章主要是對容老的青銅器研究成就進行總結，包括青銅器的分類與定名、分期與斷代、銘文、花紋、辨偽以及鳥書研究等六個方面的內容。容老對其所論及的青銅器，均詳細列舉其形制、大小、花紋、銘文（包括釋文、字數、行款、鑄刻方式、部位）、同銘、同出、收藏、著錄等信息，文字說明與器影相結合，為青銅器的研究提供了大量有價值的資料，為了便於學界利用這部分資料，我們編製了《〈金石學〉、〈商周彝器通考〉、〈殷周青銅器通論〉銅器著錄對照表》，即第十章內容。第十一章主要是對王國維、羅福頤、容庚、劉雨等人所編的幾種清代金文著錄表進行介紹和評述，提出編製《清代金文著錄總表》的設想。

下編分四章，第一到三章主要是對容老的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花紋研究以及辨偽研究的成果進行綜合整理，意在為學界提供一份詳細、完整、準確並方便利用和閱讀的研究資料。青銅器的流轉與收藏是青銅器研究的一項重要內容，我們仔細耙梳容老的有關著作，編製了本編第四章內容——《頌齋藏器目》，據此可知，容老收藏過的真器不會少於 200 件，但由於資料的限制，經手的偽器無法確切統計。

附錄有兩部分內容，第一部分是對容老《西清金文真偽存佚表》進行重編、校訂，這一方面是為了學界的方便利用，同時這也是我們總結容老銅器辨偽成就的一個基礎工作。容老一生的學術成就體現在金石和書畫兩個方面，其所自許的是金石研究，《金文編》和《商周彝器通考》二書最受容老重視，他一生都在為這兩本書的修訂再版不斷努力，《金文編》出至修訂第四版，而由於時代的原因，《商周彝器通考》的修訂至容老去世



都沒能實現，這對學界來說是一種巨大的遺憾，更是永遠無法彌補的損失。爲了增進對容老的情感理解和學術理解，我們從容老的著作中耙梳有關資料，撰寫了《容庚年譜資料長編》（偏重於金石方面），內分行狀與撰述、師友評價、學術交遊（含學生培養）、品評人物、文物收藏等五部分內容，我們從中可以比較細緻而清晰地看到一個篤厚而純粹的長者和學人形象。

二、本書各部分內容的撰寫情況。

上編、前言、後記、參考文獻，由陳英傑撰著，其中第七章附錄五“《鳥書考》（1964年）所收先秦鳥書銘文著錄表”是在朱琳同學初稿基礎上重新編寫而成；下編和附錄內容先由研究生整理出初稿，陳英傑對初稿進行審訂、改寫、增補。其撰寫分工如下：

- | | |
|-----|------------------------------------|
| 吳盛亞 | 下編第一章《商周彝器通考》、《殷周青銅器通論》有銘銅器分期斷代綜理表 |
| 張芃 | 下編第二章《商周彝器通考》、《殷周青銅器通論》所舉花紋紋樣綜理表 |
| 杜慶華 | 下編第三章 容庚先生所辨青銅疑僞器綜理表 |
| 李晶 | 下編第四章 頌齋藏器目 |
| 杜慶華 | 附錄一 校訂重編《西清金文真僞存佚表》 |
| 彭璟 | 附錄二 容庚年譜資料長編 |

全書由陳英傑最後統理定稿。陳英傑對下編和附錄內容的增補意見，一般標以“按”字進行區別。

三、本書所用容老著作的版本情況。

中華書局版“容庚學術著作全集”，收容庚著作 25 種（24 種專著，《頌齋述林》爲論文集），共 22 冊。其有兩個版本，一爲藍皮本，整套出售，2011 年 7 月版；一爲紅皮本，分冊出售，2012 年 1 月版。兩個版本內容、分冊全同。其分冊具體情況：第一冊《殷契卜辭》；第二冊《卜辭研究》，第三、四冊《金文編》（第三版批校本），第五冊《金文續編》，第六冊《秦漢金文錄》，第七、八冊《商周彝器通考》，第九冊《殷周青銅器通論》，第十冊《中國文字學》，第十一冊《寶蘊樓彝器圖錄·武英殿彝器圖錄》，第十二冊《頌齋吉金圖錄·頌齋吉金續錄·海外吉金圖錄》，第十三冊《善齋彝器圖錄·西清彝器拾遺》，第十四冊《金石學·古石刻零拾·簡體字典》，第十五冊《頌齋書畫錄·伏廬書畫錄歷代著錄畫目續編》，第十六、十七冊《頌齋書畫小記》，第十八—二十一冊《叢

帖目》，第二十二冊《頌齋述林》。如無特別說明，書中引用各書時所標注之頁碼均據此全集本。頁碼標注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全集本新編頁碼，一種是全集本所影印原書之頁碼。

《商周彝器通考》另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8月出版的重排本，本書上編（第九章《容庚先生的青銅器辨偽研究》除外）和下編第二章、第四章，均用此版本。

本書所參考容老其他論著的版本情況請參看書後之“主要參考文獻”。

四、本書引用文獻的簡稱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本書所使用的簡稱，一種是沿用容老原著中的簡稱。

（一）本書所用簡稱

彙編	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	鍾柏生等
集成	殷周金文集成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集錄	近出殷周金文集錄	劉雨、盧岩
頌續	頌齋吉金續錄	容庚
通鑑	商周金文資料通鑑	吳鎮烽
通考	商周彝器通考	容庚
通論	殷周青銅器通論	容庚

（二）沿用容老原著中的簡稱

1.《商周彝器通考》所用簡稱^①

（1）金類圖像

博古圖	博古圖錄三十卷	宋王黼等撰	明嘉靖七年蔣暘翻至大本 泊如齋刻本
古鑑	西清古鑑四十卷	清梁詩正等編	光緒十四年邁宋書館銅版本
寧壽	寧壽鑑古十六卷	清高宗敕編	民國二年涵芬樓石印本
續鑑	西清續鑑甲編二十一卷	清高宗敕編	宣統二年涵芬樓石印本
續乙	西清續鑑乙編二十卷	清高宗敕編	民國二十年古物陳列所石印本
長樂堂	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考四卷		清錢坫著 嘉慶元年刻本
懷米	懷米山房吉金圖二冊	清曹載奎著	道光十九年石刻本 日本文石堂翻刻本

① 據《通考》書後之“徵引書目”。